

英雄
啖
蕉泪

韩国藏中国稀见珍本小说

第一卷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啖蔗

姑苏抱瓮老人	选辑
无名氏(朝鲜)	改编
王汝梅 张羽	校点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韩国藏中国罕见珍本小说 (1) / 季羨林等整理出版.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 10
(韩国珍藏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第 1 辑)
ISBN 7-5000-5833-0

I. 韩… II. 季… III. 古典小说-作品集-中国-古代
IV. I4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8887 号

丛 书 策 划: 刘伯根 谢 刚
丛书责任编辑: 王玉玲 马汝军 周小平
本书责任编辑: 李 静 王玉玲
封 面 设 计: 高 原
特 约 编 审: 王汝梅

韩国藏中国罕见珍本小说 (1)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100037)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排版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5.875 字数 346 千
1997 年 8 月北京第一版 1997 年 8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定价: 28.00 元
ISBN 7-5000-5833-0/1·2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韩国藏中国稀见珍本小说

名誉主编	季羨林	丁奎福(韩国)	
主 编	王汝梅	朴在渊(韩国)	
编 委	王汝梅*	朴在渊*	李文焕*
	李志宏	杨学忠	张 羽
	张 晶*	侯忠义*	傅 苏
	薛洪勣*		

(按姓氏笔画排列,画*者为执行编委)

中国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
韩国鲜文大学中文系

协编

前言

中国古代小说滥觞于先秦（一说魏晋南北朝），经过长期演进，至明清时，最为繁荣。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小说多谐于俚耳，雅俗共赏，为读者所习闻乐见，极具艺术魅力。明清以降，中国古代小说风行国内，流布四海，对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影响尤甚，促进了海内外的文化交流。

中国与朝鲜半岛毗邻，文化渊源相近。中国古代小说东传后，备受读者喜爱与珍视。明陈继儒《太平清话》卷上载：“朝鲜人最好书，凡使臣到中土，……或旧典，或新书，

稗官小说，在彼所缺者，五六十人日出市中，各写书目，分头遇人便问，不惜重值购回。故彼国反有异书藏本也。”李氏朝鲜英祖三十八年（1762），由完山李氏作序的《中国小说绘模本》，著录中国小说书目74种。据其记载，《太平广记》、《剪灯新话》、《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今古奇观》、《型世言》等经典小说，在18世纪中叶前皆已传入朝鲜。古代朝鲜官方民间皆以汉字汉文为表达工具。1446年李氏朝鲜世宗（1418～1450在位）颁布训民正音后，汉文仍长期为文士所使用。中国小说传入朝鲜后，文士可直接阅读，且其接受方式多样，有刊印、传抄、注解、评点、改写、翻译等。由于朝鲜文士的珍爱，《文苑楂橘》、《型世言》、《九云记》等在中国久已失传的小说，得以在朝鲜半岛保存下来，成为海内外孤本。

各国家、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是双向互补的。中国古代小说给朝鲜文士以影响，同样，朝鲜古代作品也给中国文士以启迪。古代文学作品的双向交流，构成了中朝文化交流史上的辉煌篇章。这种文化交流的意义，正如季羨林先生所说：“可以让不同国家的人民认识到自己接受了一些什么东西，又给予了一些什么东西，从而一方面提高自己的信心，另一方面又得到一个正确的认识，认识到人类必须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哪个国家也不能孤立，也不会孤立，也不曾孤立。这种认识对于增强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友谊与了解会有很大的帮助，它会加强各国人民共同保卫世界和平，向着一个伟大目标奋进的决心。”（《〈中国传统小说在亚洲〉序》）

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迅速发展。1993年，中国社会科

学院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93中国古代小说国际研讨会”。韩国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丁奎福、崔溶澈、朴在渊等应邀与会。会上，他们介绍了韩国珍藏中国古代小说的情况及新的发现。此后，中韩两国学者加强了联系与交流。韩国“中国小说研究会”编刊的《中国小说研究会报》，使我们可及时了解到韩国学者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成果。

把韩国珍藏的而在中国业已失传或已残缺的古代小说整理出版，是中韩两国学者的共同心愿。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赞助下，中韩学者披沙拣金，历时5载，从韩国所藏中国古代小说中精选出稀见珍本或孤本10种，予以整理校点，值中韩建交5周年之际，纂成《韩国藏中国稀见珍本小说》，以飨中外学者，亦供广大读者鉴赏。

《韩国藏中国稀见珍本小说》首批辑入《啖蔗》、《包阎罗演义》、《剪灯新话句解》、《新增才子九云记》、《删补文苑楂橘》、《奎章阁藏本型世言》、《包公演义》、《燕山外史》、《红风传》、《英雄泪》，凡10种，200万言，编为5卷。这次整理出版，功在学术，益在读者，故保留原版本风貌，不作删节。我们希望，读者诸君能于这些稀见珍本中，丰富对中国古代小说的认识，丰富对中韩文化交流的认识。韩国藏中国古代小说的发掘整理工作，工程浩大，任重道远。继续不断地推介新发掘的作品，使其不至湮灭，使中韩文化交流绵延不绝，使广大读者特别是古代小说研究者惠而不费，便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王汝梅执笔)

目 录

三孝廉传	(1)
石氏月香传	(6)
倪善述传	(11)
唐璧传	(20)
花魁娘传	(26)
破毡笠记	(42)
刘弘敬传	(51)
珍珠衫记	(64)
乱点鸳鸯谱记	(81)

错占凤传记·····	(9 6)
移花接木记·····	(108)
钝秀才传·····	(123)
芙蓉屏记·····	(131)
王春传·····	(143)
王涯传·····	(145)
蔡瑞虹传·····	(147)
刘从善传·····	(161)
吕玉传·····	(169)
金玉娘传·····	(176)
长恨传·····	(182)
唐伯虎传·····	(199)
金钗钿记·····	(208)
叩盆记·····	(223)
徐义仆传·····	(231)
王文豪传·····	(242)
黄柑记·····	(253)
郭仲翔传·····	(262)
穷邸遇侠记·····	(272)
校点后记·····	(274)

三孝廉传

东汉时会稽阳羨县，有一秀士，姓许名武、字长文，少失怙恃，有弟二人，曰晏曰普，都幼少无知。武年亦十五，门户单微，只有遗下些祖业，那许武日则躬率僮仆，课田学圃，夜辄对檠展卷攻苦，耕则二弟虽未胜耰锄，必使从旁观看，读则亦命坐于案旁，将句读口授，细细讲解，教以礼让之节，成人之道。稍不率教，辄跪于家庙之前，痛自督责，说自己德行不足，不能化诲，愿父母有灵，启牖二弟，涕泣不已。直待兄弟号泣请罪，方才起身，并不以疾言倨色相加也。家事渐饶，有人劝许武娶妻，许武答道：“若娶妻，便

当与二弟别居。笃夫妇之爱，而忘手足之情，吾不忍也。”由是昼则同耕，夜则同读，食必同器，宿必同床。乡里传出大名，都称为“孝悌许武”。

州郡闻名，交章荐举，朝廷征为议郎。武迫于敦召，料难推阻，招二弟语曰：“躬耕力学，一如我在家时，不可懈惰废业，有负先人遗训。”到京受职，望隆荐绅，名溢朝野。朝中大臣探听得许武尚未婚娶，多欲以女妻之。武心下想道：我家世耕读，微倖占宦，便与缙绅大家为婚，那女子自恃家门，未免骄贵之气。不惟坏了我儒素门风，异日我两个兄弟娶了贫贱人家女子，妯娌之间，怎生相处！从来兄弟不睦，多因妇人而起，我不可不防其渐也。腹中虽如此踌论，却是说不出的话，只得权辞以对，说家中已定下糟糠之妇，不敢停妻再娶，恐被宋弘所笑。众人闻之，愈加敬重。武精于经术，每有朝廷大事，公卿请教，引古证今，论悉中窾，天子倚之为重，宠遇日隆，数岁中累迁至御史大夫。

一日忽想二弟在家，力学多年，不见州郡荐举，诚恐怠荒失业，意欲还家省视，遂上疏乞退。上敕勉允许，特命乘传，衣锦还乡，复赐黄金二十斤。武谢恩还乡，仍纳还官诰，只推有病。从容召二弟至前，询其学问，应答如流，理明词畅。武大喜，再查田宅之数，比前倍蓰，皆二弟勤俭所致也。于是，冰老执柯，自己娶妻。续访淑女，又为二弟成亲。

约莫数月，对二弟言曰：“吾闻兄弟有析居之义，吾与汝皆已娶妇，理宜各立门户。”乃选日治酒，召里中父老。三爵已过，告以析居之事。因悉召僮仆至前，将所有家资一分剖，先取广宅而言曰：“吾位至贵臣，门宜设棨，体面

不可不肃。汝辈服田，得此茅舍亦足矣。”又阅田籍，良田悉归之己，将硖瘠者量给二弟曰：“我宾客众盛，交游日广，非此不足供用，汝辈数口之家，但能力穡，只此亦可无冻馁，且不欲汝多财损志也。”又悉取奴仆之壮健伶俐者曰：“吾出入跟随，非此不足以给使令。汝辈从事垅亩，只使愚蠢者作伴馈食足矣。不须多人。”众父老已知许武是个孝悌之人，这番分财定然辞多就少，及见般般件件自占便宜，二弟所得，不及他十分。众人心中甚是不平，只怀心非而散。

原来晏、普自幼从兄受诲，如此分析，以为理之当然，了无半微不平底意。自此许武住了正堂，晏、武各住左右小房，每日率领家僮依旧耕种，暇则读书，以此为常。妯娌之间，一般和顺。从此里中人人薄武之所为，怜他两个兄弟，私相论评曰：“武是假孝廉，晏、普一听兄教，无少违拗，又重义轻财，全不争论，是个真孝廉。”弄出二人大名来，远近脍炙。

朝廷闻之，登门礼聘，二人谦让不已。许武劝之行。二人应诏至京，朝天子，谦让再三，天子嘉之，即日拜内史。不五年间，皆至九卿，名誉赫赫，宠声莫之于京。忽一日，许武致书二弟，喻以二疏，知足知止之义，欲其急流勇退。二人得书，即上章辞位。天子难之，询于宰相。有言：“许武兄弟三人，孝友即其天性，今武久居林下，晏、普并驾盛衢，低迴不去，其心或有所不安，姑宜勉副，并典郡邑，展其所蕴，因使归省，以示圣上好贤之诚，亦伸二臣友爱，两得其宜。异日下诏更征，未为不可矣。”上准奏。以晏为丹阳太守，普为吴郡太守，各赐黄金二十斤，给假三月。二人拜辞登途，公卿出都门送饯者如云，五马联镳，铜绶辉映，

恩荣倾动一时矣。

二人回到阳羨，拜见家兄。次日，武备三牲祭礼，与二弟省扫先茔。乃大排宴席，遍请里中父老，序齿而坐。武奉酌致辞曰：“某今日有肺腑之言，敢屈诸乡亲光降，必须满饮三杯，方敢奉闻。”众人都道：“恭听金玉之论。”武流涕而言曰：“我之心事，藏之数年，到今不得不言。向日只因二弟名誉不成，使我作违心之事，冒不韪之名，有玷祖宗，貽议乡里，所以悲伤。”遂取出册籍一卷，把与众人观看。原是第宅田土及每年收敛米粟布帛之数。众人未晓其意，武乃曰：“我当初教诲二弟，正要他立身行道，扬名显亲。不图我虚名早闻，遂先显达，二弟在家耕读，不得州郡征辟。我欲效古人内举不避亲之事，诚恐不知二弟之学行，必谓因兄而官，误了终身名节。故我倡为析居之议，将大宅良田，强奴健婢，悉据为己有。而度吾二弟素敦爱敬，决不争竞，我暂冒贪饕之迹，吾弟方有廉让之名。果蒙盛邻公评，荣膺征聘，今位列公卿，吾志已遂矣。这些田宅奴婢，都是公共之物，我岂可一人独享乎？这几年以来，所取米谷布帛，分毫不敢妄用，尽数载在这册籍上，今日交付二弟，以表为兄之向来心迹也，教众乡尊得知。”

众人到此方知先年析产，出于一片苦心，自谓见识低微，不能窥测，齐声称叹。只有晏、普二人涕泣固辞曰：“弟辈得蒙兄长教训，致有今日。兄长如此用心，若非兄长自说，弟辈又安能知乎？兄长盛德，从古未有，这些家财，原是兄长积成，合该兄长管业，弟辈衣食自足，不须兄长挂念。”许武曰：“我宦情已淡，便当老于锄耰，足资衣食。二弟方司民社，宜资庄业，以终廉节，不亦可乎？”晏、普又

曰：“兄长为弟辈而自污，弟辈既得名，又欲得利，是天下贪夫，死不敢受。”众父老见他兄弟三人，交相推让，一齐向前，劝以三股均分，无厚无薄。三人犹自你推我让，父老中刚直的挺身厉声曰：“适才处分，甚得中正，若再推逊，便是矫情沽誉，不必多言。”三人方才依他，三分停当，正席饮酒，尽欢而散。

许武欲将所得良田之半，立为义庄，以贍乡邻。晏、普亦各出己产而相助。里中人人无不叹服。其后朝廷复征许武，武辞不就。晏、普亦赴任未几，解绶还乡。兄弟三人逍遥山水，共享清福，俱以天年终。其子孙昌大，簪冕不绝，世称“许氏三孝廉”云。

石氏月香传

南唐时，江州德化县一个知县，姓石名璧，原是临川人。年过四旬，丧了夫人，又无子嗣，只有八岁女儿名唤月香，与服侍养娘随父为官。月香姿容秀美，天性聪慧，知县又以无母之女，尤为十分爱惜。一日，养娘和月香在庭以彩毬为戏，毬儿忽转入地穴里，深不可挑取。月香即教养娘取水灌穴，毬自浮出。知县要试女儿聪明，见其意智过人，不胜之喜。

原来那知县为官清平，真是玉壶清冰。谁知命里不吉，忽一夜仓中失火，官粮烧损。朝廷将本职削夺，仍命赔赎。

尽把家私变卖，未能当其半。追逼不过，石知县遂病郁而亡。有司官将遗下女儿及养娘官卖助偿。可怜伶仃孤女，受得无限苦楚。

本县有个百姓贾昌，昔年因冤狱久系。石知县审知冤情，将他释放。贾昌深感活命之恩，一思报效。这时闻石公身亡，即往抚尸恸哭，备办衣衾棺槨，具礼殓殓，买地营葬。忙带了多少银子去偿月香及养娘身价，即并赎回，仍接二人到家中，嘱咐其妻曰：“此恩人石相公的小姐及服侍的养娘，另眼看待，不可怠慢。异日亲族来访，那时送还。不然，待他长成，择配嫁送。”仍收拾一间香房，教她另住，好茶好饭尽心供侍。昌在外为商，每得绮纨，送与做衣。

原来贾妻素性不贤，虽依他丈夫言，勉强奉承，见如此曲待，每怀不平。在贾昌面前，假意承顺；但背了贾昌时，茶不茶，饭不饭，冷淡颇甚，转生厌苦。后来乘贾昌为商在外，唤一个张牙婆，把月香、养娘两口都要卖他，索取身价。

张婆寻一个好主儿，先卖月香。那主儿却是本县大尹钟离义，寿春人，未曾有子，止生一女，名瑞枝，芳年十七，许配德安县高大尹长子。高公原有二子，长曰登，年十八；次曰升，年十六。这高登便是钟离公女婿，婚日定在本年十月望日。此时九月下旬，嫁妆都已备得十全，只是缺少一个陪嫁的养娘。大尹闻张婆主顾的月香，年方二八，极有容色，即取价银送与贾家。又差两名皂隶，一对轿夫，抬着一顶小轿到贾家领来。张婆对月香说明，将尔卖与本县知县相公处做小姐陪嫁。仍打发上轿。月香事到无奈。只得含泪忍苦。抬到县衙，拜见钟离公。随入私衙，又见夫人及小姐，

仍处衙内。张婆再到贾家，为其外甥赵二作配。自出身价，买得养娘，即日成亲。

月香自那日服侍小姐。一日，月香下堂见昔日庭畔毬穴，凄然伤怀，不觉汪汪下泪。钟离公退衙步出，见月香这般貌样，怪而问之。月香收泪而对曰：“贱妾幼时从父亲，曾于此地作毬戏，毬落此穴，父亲问以取毬之计，妾以取水灌之，水满毬浮，依言试之果验，父亲谓妾聪慧，大加欣赏。今虽年久，尚然记忆。睹物伤情，自不能已。”钟离公大惊曰：“尔父亲姓甚名谁？何得到此？”对曰：“妾父姓石名璧。”仍将父亲六年前作宰，如何遭灾，如何病亡，妾自如何官卖，如何还赎，如何转卖，前后事实，细诉一遍。

钟离公嗟呀久之，曰：“我与石公一般是县尹，只是石公不幸遭祸，使幼女沦落下贱，便似落溷之花。我若不扶持他，同官体面何在？石公在九泉之下，以我为何如人。”当下对夫人把月香来历细细叙明，仍曰：“今后不要月香服役，可与女儿姐妹相称，下官自有处置。”即修书于高大尹曰：

近因小女出阁，预置媵婢月香。见其容仪端丽，举止安详，心窃异之。访求来历，乃知任前石县令之女。石公廉吏，偶因仓火失官丧躯，女亦官卖，转到寒室。同官之女，犹吾女也。此女年已及笄，不惟不可屈媵婢，且不可使吾女先此女而嫁。仆今急为此女择婿，将以小女妆奁嫁之。令郎姻期，少待改卜。

高公览了曰：“此长者之事，吾奈何使钟离公独擅其美